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一一五回 隨意戲耍智服柳青 有心提防交結姜鏞

且說柳青出了西廂房，高聲問道：「東廂房炭燭茶水酒食等物，俱預備妥當了沒有？」只聽僕從應道：「俱已齊備了。」柳青道：「你們俱各迴避了，不准無故的出入。」又聽婦人聲音說道：「婆子丫環，你們警醒些！今晚把賊關在家裡，知道他淨偷簪子，還偷首飾呢。」早有個快嘴丫環接言道：「奶奶請放心吧。奴婢將褲腿帶子都收拾過了，外頭任嗎兒也沒有了。」婦人嘆道：「多嘴的丫頭子，進來吧，不要混說了。」這說話的原來是柳娘子。蔣爺聽在心內，明知是說自己，置若罔聞。此時已有二鼓。柳青來到東廂房內，抱怨道：「這是從那裡說起！好好的美寢不能安歇。偏偏的這盆炭火也不旺了，茶也冷了，這還要自己動轉。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才偷，真叫人等的不耐煩。」忽聽外面「他拉」「他拉」的聲響，猛見簾兒一動，蔣爺從外面進來，道：「賢弟不要抱怨。你想你這屋內，又有火盆，又有茶水，而且裱糊的嚴緊，鋪設的齊整。你瞧瞧我那屋子猶如冰窖一般，八下裡冒風，連個鋪墊也沒有。方才躺了一躺，實在的難受。我且在這屋裡暖和暖和。」柳青聽了此話，再看蔣爺頭上只有網巾，並無頭巾，腳上他拉著兩隻鞋，是躺著來著，便說道：「你既嚷冷，為什麼連帽子也不戴？」蔣爺道：「那屋裡什麼全沒有。是我剛才摘下頭巾枕著來，一時寒冷，只顧往這裡來，就忘了戴了。」柳青道：「你坐坐，也該過去了。你有你的公事，早些完了，我也好歇息。」蔣爺道：「賢弟，你真個不講交情了。你當初到我們陷空島，我們是何等待你。我如今到了這裡，你不款待也罷了，怎麼連碗茶也沒有呢？」柳青笑道：「你這話說得可笑。你今日原是偷我來了。既是來偷我，我如何肯給你預備茶水呢？你見世界上有給賊預備妥當了，再等著他來偷的道理麼？」蔣爺也笑道：「賢弟說的也是。但只一件，世界上有這末明燈蠟燭等賊偷的麼？你這不是『開門揖盜』，竟是『對面審賊』了。」柳青將眼一瞪，道：「姓蔣的，你不要強辯饒舌。你縱能說，也不能說了我的簪子去。你趁早兒打主意便了。」蔣爺道：「若論盜這簪子原不難，我只怕你不戴在頭上那就難了。」

柳青登時生起氣來，道：「那豈是大丈夫所為！便摘下頭巾，拔下簪子，往桌上一擲，道：「這不是簪子？說還哄你不成。你若真有本事，就拿去。」蔣爺著臉兒，伸手拿起，揣在懷內，道：「多謝賢弟。」站起來就要走。柳青微微冷曬，道：「好個翻江鼠蔣平！俺只當有什麼深韜廣略，原來只會撒賴！可笑呀，可笑！」蔣爺聽了，將小眼一瞪，瘦臉兒一紅，道：「姓柳的，你不要信口胡說。俺蔣平堂堂男子，要撒賴做什麼？」回手將簪子掏出，也往桌上一擲，道：「你提防著，待我來偷你。」說罷，轉身往西廂房去了。

柳青自言自語道：「這可要偷了。須當防備。」連忙將簪子別在頭上，戴上頭巾，兩隻眼睛睜睜的往屋門瞅著，以為看他如何進來，怎麼偷法。忽聽蔣爺在西廂房說道：「姓柳的，你的簪子我偷了來了。」柳青嚇了一跳，急將頭巾摘下，摸了一摸，簪子仍在頭上，由不得哈哈大笑，道：「姓蔣的，你是想簪子想瘋了心了。我這簪子好好還在頭上，如何被你偷去？」蔣爺接言道：「那枝簪子是假的，真的在我這裡。你不信，請看那枝簪子，背後沒有暗壽字兒。」柳青聽了，拔下來仔細一看，寬窄長短分毫不錯，就只背後缺少壽字兒。柳青看了暗暗吃驚，連說「不好！」只得高聲嚷道：「姓蔣的，偷算你偷去，看你如何送來？」蔣爺也不答言。

柳青在燈下賞玩那枝假簪，越看越象自己的，心中暗暗罕然，道：「此簪自從在五峰嶺上，他不過月下看了一眼，如何就記得恁般真切？可見他聰明至甚。而且方才他那安詳詳的樣兒行所無事，想不到他抵換如此之快。只他這臨事好謀，也就令人可羨。」復又一轉念，猛然想起：「方才不是我不好！絕不該合他生氣，理應參悟他的機謀，看他如何設法兒才是。只顧暴躁，竟自入了他的術中。總而言之，是我量小之故。且看他將簪子如何送回。千萬再不要動氣了！」等了些時不見動靜，便將火盆撥開，溫暖了酒，自斟自飲，怡然自得。

忽聽蔣爺在那屋張牙欠口打哈氣，道：「好冷！夜靜了，更覺涼了。」說著話，「他拉」「他拉」又過來了，恰是剛睡醒了的樣子，依然沒戴帽子。柳青拿定主意，再也不動氣，卻也不理蔣爺。蔣爺道：「好呀，賢弟會樂呀。屋子又暖和，又喝著酒兒，敢則好呀。劣兄也喝盅兒，使得使不得呢？」柳青道：「這有什麼呢。酒在這裡，只管請用。你可別忘了送簪子。」蔣爺道：「實對賢弟說，我只會偷不會送。」說罷，端起酒盅一飲而盡，復又斟上，道：「我今日此舉不過遊戲而已。劣兄卻有緊要之事奉請賢弟。」柳青道：「只要送回簪子來，叫我那裡去，我都跟了去。」蔣爺道：「咱們且說正經事。」他將大家如何在陳起望聚義，歐陽春與智化如何進的水寨，怎麼假說展昭，智誑沙龍，又怎麼定計在鍾雄生辰之日收伏他，特著我來請賢弟用斷魂香的話，哩哩啾啾，說個不了。柳青聽了，唯唯喏喏，毫不答言。蔣爺又道：「此乃國家大事。我等欽奉聖旨，謹遵相諭，捉拿襄陽王，必須收伏了鍾雄，奸工便好說了。說不得賢弟隨劣兄走走。」柳青聽了這一番言語，這明是提出聖旨相諭押派著，叫我跟了他去，不由的氣往上沖，忽然轉念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這是他故意的惹我生氣，他好於中取事，行他的譎詐。我有道理。」便嘻嘻笑道：「這些事都是你們為官做的，與我這草民何干？不要多言，還我的簪子要緊。」蔣爺貝說不動，賭氣帶上桌上頭巾，「他拉」「他拉」出門去了。

柳青這裡又奚落他道：「那帽子當不了被褥，也擋不了寒冷。原來是個抓帽子賊，好體面哪！」蔣爺回身進來，道：「姓柳的，你不要嘲笑刻薄，誰沒個無心錯呢。這也值得說這些沒來由的話。」說罷，將他的帽子劈面摔來。柳青笑嘻嘻，雙手接過，戴在頭上，道：「我對你說，我再也不生氣的。慢說將我的帽子摔來，就是當面唾我，我也是容他自乾，決不生氣。看你有什麼法子？」蔣爺聽了此言，無奈的樣兒。轉回西廂房內去了。

柳青暗暗歡喜，自以為不動聲色，是絕妙的主意了。又將酒溫了一溫，斟上剛要喝，只聽蔣爺在西廂房內說道：「姓柳的，你的簪子，我還回去了。」柳青連忙放下酒盅，摘去頭巾，摸了一摸，並無簪子。又見那枝假的仍在桌上放著。又聽蔣爺在那屋內說道：「你不必猶疑，將帽子裡兒看看就明白了。」柳青聽了，即將帽子翻過看時，那枝簪子恰好別在上面，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氣道：「好呀！真正令人不測。」再細想時，更省悟了：「敢則他初次光頭過來，就為二次還簪地步。這人的智略機變，把我的喜怒全叫他體諒透了，我還合他鬧什麼？」

正在思索，只見蔣爺進來，頭巾也戴上了，鞋也不他拉著了，早見他一躬到地，柳青連忙站起，還禮不迭。只聽蔣爺道：「賢弟，諸事休要掛懷。懇請賢弟跟隨劣兄走走，成全朋友要緊。」柳青道：「四兄放心，小弟情願前往。」於是把蔣爺讓到上位，自己對面坐了。蔣爺道：「鍾雄為人豪俠，是個男子，因眾弟兄計議，務要把他勸化回頭，方是正理。」柳青道：「他既是好朋友，原當如此。但不知幾時起身？」蔣爺道：「事不宜遲，總要在他生日之前趕到方好。」柳青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早起身。」蔣爺道：「妙極。賢弟就此進內收拾去，劣兄還要歇息歇息。實對賢弟說，劣兄昨日一夜不曾合眼，此時也覺乏的很了。」柳青道：「兄長只管歇著，天還早呢，足可以睡一覺。恕小弟不陪了。」柳青便進內去了。到了天亮，柳青背了包裹出來，又預備羹湯點心吃了。二人便離了柳家莊，竟奔陳起望而來。

且說智化作了軍山的統轄，所有水旱二寨之事俱備料理的清清楚楚。這日，忽見水寨頭目來報道：「今有陳起望陸大爺那裡來了二人，投書信一封。」說罷，將書呈上。智爺接來拆閱畢，吩咐道：「將他二人放進來。」頭目去不多時，早見兩個大漢晃晃蕩蕩而來。見了智爺，參見道：「小人龍濤姚猛，望乞統轄老爺收錄。」智爺見他二人循規蹈矩，頗有禮數，便知是丁二爺教的。不然，他兩個魯莽之人，如何懂得「統轄」與「收錄」呢？內心甚是歡喜。卻又故意問了幾句，二人應答的頗好，智爺更覺放心，便將二人帶到思齊堂。智爺將書呈上，說明來歷。鍾雄便要看看來人。智化即喚龍濤姚猛，二人答應，聲若巨雷。及至到了廳上，參見大王。那一番騰騰煞氣，凜凜威風，真個是方相一般。鍾雄看了大樂，道：「難得他二人的身材體態，竟能一樣，很好。我這廳

上正缺兩個領班頭目，就叫他二人充當此差，妙不可言。」龍濤姚猛聽了，連忙叩謝，甚是恭謹。旁邊北俠早已認得尤濤，見他舉止端詳，言語的當，心內也就明白了。是日，沙龍等同鍾雄把酒談心，盡一日之長，到晚方散。

智化北俠暗暗與龍濤打聽，如何能夠到此。龍濤將避雨遇見蔣爺一節說了，又道：「蔣爺不日也就要回來了。自從小人送了表弟妹之後，即刻同著姚猛上路，前日趕到陳起望。丁二爺告訴我等備細，教導了言語。陸大爺寫了薦書，所以今日就來了。」智爺道：「你二人來的正好，而且又在廳上，更就近了。到了臨期，自有用處，千萬不要多言，惟有小心謹慎而已。」龍濤道：「我等曉得。倘有用我等之處，自當效力。」智化點頭，叫他二人去了。然後又與北俠計議一番，方才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他又不憚勤勞，各處稽查。但有不明不知的，必要細細詢問。因此這軍山之內，由那裡到何處，至何方，俱已曉得。他見大小頭目雖有多人，皆沒甚要緊。惟有姜夫人之弟姜鎧甚是了得，極其梗直，生得凹面金腮，兩道濃眉，一張闊口，微微有些髭鬚，綽號小二郎。他單會使一般器械，名叫三截棍，中間有五尺長短，兩頭俱有鐵葉打就，鐵環包定。兩根短棒足有二尺多。每逢對壘，施展起來，遠近都可打得，英勇非常。智化把他看在眼裡。又因他是鍾雄的親戚，因此待他甚好，極其親近。這二郎見智化志廣才高，料事精詳，更加喜悅。除了姜鎧之外，還有鍾雄兩個親信之人，卻是同族兄弟武伯南武伯北。此二人專管料理家務，智化也時常的與他等親密。

他又算計鍾雄生日，不過三日就到了。他便托言查閱，悄悄的又到陳起望。恰好蔣爺正與柳青剛到，彼此見了，各生羨慕，喜愛非常。蔣爺便問：「龍濤姚猛到了不曾？」丁二爺道：「不但到了，謹遵兄命，已然進了水寨門了。」智化道：「昨日他二人去了，我甚憂心。後來見他等的光景甚是合宜，我就知是二弟的傳授了。」智化又問蔣爺道：「四弟，前次所論之事，想柳兄俱已備妥了。今日我就同柳兄進水寨。」柳青道：「小弟惟命是從。但不知如何進水寨法？」智化道：「哦自有道理。」

不知用何計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